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十七回 論寶鏡周家賞傭婦 贈繡衣馬氏結尼姑

話說除夕那一夜，因祀神焚化紙帛，丫環瑞香不慎，失了火，就在神樓上燒起來。這時樓下人等看見了，慌忙趕上撲救。東所貯的都是紙料，又有些竹炮，中有火藥，正是引人之物，火勢越加猛烈，哪裡撲救得來？又因周家裡面雖人口不少，然多半是女流，見著火，早慌忙不過；餘外五七個男漢，拉東不成西。馮少伍看見這個情景，料救火不及，只得令人鳴金打鑼，報告火警，好歹望水龍馳到，或者這一所大宅子，不致盡成灰燼。又一面令人搬移貴重物件，免致玉石俱焚；又吩咐丫環婢僕等，一半伴著馬氏及二房伍姨太，先乘轎子，逃往潘家避火；餘外人等，都要搬遷什物。怎奈當時各人手忙腳亂，男的或打水桶，或扯水喉，哪裡能顧得別樣？女的自然是不能濟事，單是梳傭六姐究竟眼快，約令三五人幫手，急把掛在大廳上的西洋大鏡子放了下來，先著人抬出府門去了。其餘只有金銀、珍珠、鑽石、瑪瑙物件，馬氏和二房攜帶了，多少衣箱服飾，也不能多顧了。少時，海關裡在庫書內受職的人，聽得周家遇火，都提著燈籠奔到來。不多時，又有潘家的、陳家的、蘇、潘、劉、李官紳各家，都派人奔到，志在搬運對物。怎奈隆冬時候，風高物燥，各座廳堂，都延燒遍了；更加那夜東北風甚緊，人乘風勢，好不猛烈。雖是夜正是除夕，因商店催收年賬，各街並沒關閉門，行動還自易些。惟是歲暮，各家事務紛紛，所以各處水龍來得太遲，家人束手無策。所有親友到來，幫著搬運什物的，爾一手，我一腳，紛紛走動。只是周府裡的什物，皆是貴重的，西式鐵牀及紫檀木雕花牀，固不能移動；就是酸枝雲母石台椅亦是大號的，哪裡搬得許多？那兩名管家，只顧收檢數部及租部銀兩銀票，忙中不及吩咐搬什物往哪裡，真是人多手腳亂，反把貴重台椅，塞擁門戶。忙了多時，火勢又烈，忽然正廳上燒斷梁柱，把一座正廳覆壓下來，把左便廂廳同時壓陷。此時人命緊要，馮少伍急令各人逃出避火，駱子棠把各數部帶齊，先自奔往海關衙門去。

馮少伍見各處都已著火，料然各處什物搬不得，只得令府裡人及外來幫忙的，都一齊奔出來。才見水龍趕到，統城內外來的，不下伍拾輛水龍，一同搭皮喉救火。各家食井及街道的太平防虞井，水也沒盡了，火勢方自緩些。這時，觀火的、救火的，及乘勢搶火的，已填塞街道。又些時，才見各營將官，帶著半睡不醒的兵勇到來彈壓，到時火勢已寢息了。因周家的宅子大得很，通橫五面，自前門至後花園，不下二百尺深，所以燒了多時，只燒去周家一所宅子，並未燒及鄰近。各營兵勇及各處救火的人，已陸續散去，即各家來幫搬運物件的，馮少伍即說一聲「有勞」，打發回去了。

總計這場火災，一座樓閣崢嶸、廳堂富麗的大宅子，已燒個淨盡，除了六姐取回那西洋大鏡子，及馬氏和二房帶回些金銀珠寶，數部銀票亦由管家檢回，計燒去西裝彈弓牀子八張，紫檀木雕刻花草人物的牀子十張，酸枝大號台椅兩副，酸枝雲母石台椅三副，酸枝螺甸台椅兩副，五彩宣窯大花瓶一個，價值千金，其餘西式藤牀子二三號，酸枝台椅搭機子與雲母石玳瑁的炕牀，和細軟紗羅綾緞綢緞、顧繡的帳褥衣服，以至地氈、大小各等玩器，也不計其數，共約值二十餘萬兩銀子。並那大宅子及戲台，建造時費了六七萬金，統通付之灰燼。時因各人跑東跑西，倒不知各人往哪裡去。不久就是天亮，始紛紛走往潘家，尋著馬氏。馮、駱兩管家回道：「數部及銀票不曾失去。餘外因火勢太猛，已不能搬運了。」馬氏道：「燒了沒打緊，拿銀便可再買，但不知可有傷人沒有？」馮少伍道：「家人仗夫人馮福托庇托庇，倒先後逃出了。」馬氏道：「這便是好了。你快下去，趕置器具，先遷往增沙的別宅子住幾時，再行打算。」馮少伍說一聲「理會得」，即退下來。

不多時，丫環、乳娘、梳傭也先後尋到，都訴說火勢猛得很，不得搬運什物，實在可惜。馬氏道：「有造自然有化，燒去就罷了，可惜作甚？」各人都贊馬夫人量大。隨見六姐也進來，先見馬氏回道：「各物倒不搬運了，只我也急令人在正廳上取回那最大的西洋鏡子，同數人運送增沙別宅去了。幸虧各街沒有關閉門，若是不然，那鏡子這般大，還搬得哪裡去？」馬氏聽了，不覺滿面笑容。各人倒不解其意，只道數十萬的器具，燒了還不介意，如何值千把銀子的大鏡取回，怎便這樣歡喜？正自疑惑，只見馬氏對六姐道：「你很中用，這大鏡子原是一件寶物。因大人向來雖有些家當，還不像今日的富貴。偏是有這般湊巧，自從買了這大鏡子回來，就家門一年好似一年，周大人年年增多幾十萬家當，生兒子、得功名，及今做了官，好不興旺！我從前也把這鏡子的奇怪對多人說過，都道一件寶物在家裡，可能鎮得煞，擋得災，興發得家門。這會縱然是不幸，但各物倒不能取回，偏是這般大得很的鏡子，能夠脫離了火災，可不是一件奇事？這都是六姐的靈機，也該賞你。」便令拿了二百兩銀子，賞過六姐，六姐千謝萬謝的領了。去後，計點各人都已到齊，只單不見了丫環瑞香，查來查去，還沒個影兒，就疑他葬在火坑去了。

各人正在歎息，馮少伍即來回道：「哪有此事？自他失了火之後，已扶著他下了樓，在頭門企了多時，我叫人避火要緊，他方才出門去了。我因事忙，未有問他往哪裡去。只是他出門時，是我親見的了。」馬氏道：「恐是街上往來擁擠，他跑錯了路，抑是不知我來到這裡，他誤尋別家去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六姐道：「他出時，我也見他是同寶蟬一塊兒出門的。」馬氏就喚寶蟬來問。那寶蟬初還推說不知，六姐就證著他，馬氏怒道：「臭丫頭！鬼鬼祟祟幹什麼？若還不說，怕要打你下半截來了！」寶蟬才說道：「他前兒和李玉哥有了些交情，常對婢子說道：他若除了玉哥兒，今生就不嫁人了。這回火災，本由他失慎，他一來畏忌夫人見罪，二來想隨著玉哥兒同去，故趁這一個機會走了，也未可定。」馬氏道：「他可是與李玉同走的麼？」寶蟬道：「婢子見他和玉哥兒說了幾句，正欲跑時，偏是婢子撞著他，他就哀求婢子，休對夫人說。」馬氏又怒說：「你既見他走了，如何不對家裡人說，又不來告訴我，是什麼緣故？」寶蟬道：「這時府裡人忙得很，哪裡還顧得他？若尋來對夫人說，怕他不知跑到哪裡去了。」馬氏想了一會，又罵道：「你既是知他前兒與李玉有交情，怎地不對我說？」寶蟬道：「這事是二姨太太也知得的，他人不說，婢子哪裡敢說？」馬氏道：「我要來割了你的滑舌頭，快滾下去！」寶蟬聽了，就似得了命，一溜煙的跑去了。

馬氏又喚二房責道：「你既然知瑞香與李玉有這般行徑，就該對我說知，好安置他，就不致弄出今兒這點事了。」二房伍氏道：「夫人哪裡說？試想瑞香在時，夫人怎地痛他，我纔是說出來，夫人未必見信，反至失了和氣，怕那些丫頭膽子還加倍大呢。」馬氏聽得，真沒言可容。馮少伍道：「走了一個丫頭沒打緊，只是失了門風，外人就道我們沒些家教了。但現在不必多說了，打點各事罷。」馬氏道：「你先到增沙的宅子看看，哪件沒齊備的，就要添置，也不必來回我。明兒就遷到那裡，安頓家人，遲些時我不如往香港罷。至於那臭丫頭，既是走了，休要管他，也不必出花紅尋他了，免致被人看得，落得他人說閒話。」馮少伍答一聲「理會得」，就令打點買置什物，一面又準備銀子，賞給救護的水龍。

馬氏在大客廳上，自有潘家大娘子置酒饌陪他抽洋膏子，或抹骨牌，與他解悶。過了一夜，正是人多好做作，什物都買齊，單沒有紫檀牀。況是新年時候，各事草草備辦，都不暇鋪排。馬氏到增沙別宅時，就有些不悅。原來馬氏生平最愛睡紫檀牀的，因那時紫檀很少，每張牀費了七八百銀子，還不易尋得。駱子棠也知得馬氏的意思，即來回道：「整整找了一天，尋不著紫檀牀，已到各家說過，托他尋著了，就來這裡說。」

馬氏方欲有言，忽報十二宅的奶奶來賀年了，馬氏即接進裡面，先由丫環擔茶果進去，馬氏即與周奶奶團拜過了。坐後，周奶奶道：「前天聽得府上遇了火，昨兒本欲來問候，奈身子不大快，沒有出門，不知那些貴重物件可有搬回沒有？」馬氏道：「燒去也罷了，還虧那大鏡子得六姐拿回。前兒用千來銀子買了一盞精緻花卉人物煙燈，那燈膽子是水晶制成八仙的，周大人也攜往談瀛社去；那煙盤正是中間一個圓窩，看來似個金魚缸一樣，也一並攜去了，所以不曾遇著火。只有幾張紫檀牀，統通沒了，況且我向來的那一張雕刻好生精緻，又是從來沒有的紫檀，今兒燒了去，倒不容易再尋得，實在可惜了。」周奶奶聽罷亦為歎惜，徐道：「這是火災，雖失了二十來萬的家當，究竟是神靈庇佑，夫人這裡都要酬神送火星，許個平安願才是。」馬氏道：「這是理所本該的。我府裡向來托賴，這會雖然遇了火，還虧人口平安。本要酬神，況今兒正是進火，不如一發請幾名師傅和幾位禪師，開壇唸經，超幽作福，是不消說了。我記得長女初生時，墾土說他八字生得硬，要他出家，方能消災擋煞。只是這樣人家，哪裡願把個好

端端的女兒拋撇去，所以把長女的年慶八字，送到無著地庵堂裡，當作出家，還拜尼姑阿容為師傅。那容師傅生得一種好性兒，不過二十來歲的人，相貌又好，初時還常常來往，奈近來我們家裡事多得很，我身子又不大好，好容易掙扎得來，所以來往疏了。像別人看來，似是我們人家瞧他們不在眼內，總是枉屈我了。這會我要請他進來辦這一件事罷。」說罷，就著駱管家派人請容師傅去。

當下馬氏正和周十二宅的奶奶談天，也不過是說失火的情形，及燒去的物件。馬氏道：「燒去也罷，我也不提，不過去了二十來萬。俗語說道是『破財擋災，人口平安』，也就罷了。」正說著，忽報容師傅來了，馬氏即離了煙炕，與周奶奶一齊起身迎接。果然容尼姑隨進來，見了馬氏，即喚一聲「夫人」，道個萬福，馬氏忙即讓坐。周奶奶又與容師傅見禮。馬氏先把容尼姑估量一番，見他身穿馬布外衣，束著烏布褲腳兒，即說道：「我近來事務多，也不大出門，許久不見師傅來到這裡，卻怎地緣故？」容尼道：「因前數月是清水濠姓張的做功德，整整鬧了一個月有餘。後來又往潮州探師傅去，不過回城數天，早聞貴府失了火。本該到來問候，只是新年光景，我們也少出門的。今得夫人傳喚，方敢進來。」

馬氏聽了，不覺面色變了。自因失火之後，這回應歲，不甚熱鬧，所以各事忘卻了。因當時正是元旦一两天，也不合引尼姑進來。此時已自懊悔，但他是自己請來的，還有何說？只得勉強說道：「也沒相干，我不是像俗情多忌諱的。」說了，又把開壇誦經送火災的事，說了出來。容尼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目下暫且當天酬拜神靈，過了寅日（即初七日），才做功德罷。」周奶奶道：「還是師傅懂得事，夫人可依他做去。」馬氏就答個「是」，容尼就要起辭而去，說稱要定制繡衣。馬氏道：「近來事煩，也忘卻把些物件送給師傅，這件繡衣要怎麼樣的，讓我們盡點薄情罷。」容尼還自推辭，馬氏固清不已，方才肯依。正是：

方向空門皈淨法，又從華第訂交情。